

T 1319/1225

9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弘道錄卷之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智

君臣之智

家語孔子稱堯曰其智如神

錄曰繫辭曰神而明之夫萬事萬物出乎天也夫苟出乎天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理無形也未可以爲神也具衆理宰萬事繫乎人也夫苟繫乎人則疑之而可言擬之而可動心有覺也此所以爲神也非所以疑擬於杳冥之鬼神也

按古稱治天下者首推恭己垂裳似乎可不用智不知智乃性中自具非揣摩億逆之所可竊似若但以仁義禮信爲尚而泯其智則理萬幾熙庶績豈汶汶昧昧之可效乎故首出御物應接不窮並有自然之條理而以吾之虛靈運乎其間史臣贊堯一則曰欽明二則曰克明誠以亶聰明作元后不必卻智以爲行所無事也仁非智或誤用其仁禮非智或過行其禮義非智或有害義之端信非智或有妨信之舉冕旒蔽目黈纊塞耳土木形骸何以稱則括而號知人光四表而格上下乎第不貴穿鑿不煩伺察外物與吾心適遭表裏至本末洞見靜觀坐照朗徹無遺不

先事以將迎不後時而擬議以是爲如神耳豈若鬼神之杳渺使人莫測之爲智邪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錄曰堯之智曰如神言其用之所及不可測度也舜之智曰用中言其心之所存無過不及也若乃曲徇己見則不可謂之用示人難行則不可謂之邇苛察爲明則不可謂之好優柔不斷則不可謂之執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又安在隱惡而揚善乎斯皆智之賊也故聖人不由焉

孟子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

弘道錄 卷之十六
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錄曰禹之智鯀之所謂不智也夫父子之道天性也一以率性而利一以穿鑿而害今天下之鑿者非獨鯀也或苛察自任或壅闕自賢或躁急自用或刻薄自恣或僥倖自多奚啻其一端乎孟子發爲行所無事之說於世道極有裨益未可作行水一事觀也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錄曰湯何以謂之勇智乎夫禪受以文革命以武然非內秉剛明之德何以能上應天心下順民志乎而猶曰已日乃孚者湯恐後世以台爲口實也然其實人心喜悅未占有孚而猶曰革言三就者仲虺作誥以解湯之惑也不然雖以咨嗟涕滂如莽之金滕自陳肝鬲如操之下令而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果何益哉

按智勇二者相輔而行缺一不可智以善勇之用勇以遂智之成勇而非智則任情率意一往直前或宜緩而急或失中而過鄰於躁矣智而非勇則利害錙銖瞻徇較量聞難而色沮見義而不爲又何貴有此智哉湯惟智勇兼具

明知君臣大倫昭如日月而倫出乎天必當奉天倫繫乎人不可違人故決意爲應順之舉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爲君之不易而君極以端爲臣之遠慚而臣道以立創千古不經見之事蘇萬民後我后之情非天錫而能然乎然中庸言三達德而此止舉其二夫豈有遺義哉若無不忍於天下之心亦安所得引罪朕躬之語是仁已在智勇之中仲虺矢口而陳夫子本性而論皆本末兼該始終貫徹無二道無異功也

孟子萬章問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亾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錄曰夫所謂之智者乃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之謂也然仁可勉強智不可勉強此三代以下論人物者不能純乎天理而百里奚管仲晏子之徒亦在所錄也故觀於四智二賢之

論則知當時所以爲之惓惓者亦必有其道矣

按史遷言百里奚媵于秦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穆公以五
羖羊皮贖焉授以國政又述奚言周王好牛臣以養牛干
之及考左氏晉人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未
嘗有奚也觀孟子反復致辨則爲媵食牛之疑可破又云
百里奚舉於市卽五羖贖之之說亦不待再爲之解矣蓋
遷平日心折孟子豈是篇而尙未之聞邪史通曰司馬氏
多聚舊紀時插雜言大抵好奇務博以極縱橫馳騁之材
則固文人習氣爾

國語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君之賜也

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
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
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
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仲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
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
請諸魯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郊而授之以政

錄曰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傳曰天地不交
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也
桓公當否極之後蹶然興起思以智力服天下苟非得先幾
之士同心之言何由聽信之乎牙之推賢讓能無暱比之私

桓之諫行言聽有剛明之德齊國之亨夫是由也

按左傳初襄公立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杜氏曰僖公庶子及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杜氏曰小白庶兄而胡氏謂子糾不當立小白宜有齊別無他據祇以糾爲弟小白爲兄爾今考史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是糾固兄也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古越絕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卽管子大匡篇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其幼而賤故夫賤者母賤幼者齒幼

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一語求之列史並無其文及考漢淮南王傳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以文帝爲兄故諱言兄而云弟韋昭本註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程子祇據漢書有桓兄糾弟之說而胡氏因之以致後儒承誤盡曰桓兄糾弟故管仲可相桓召忽不必死糾以是定王珪魏徵不死建成元吉之案獨不思人各事其主乎事兄可死事弟可不死則凡爲弟者懼矣豈非千古之大惑哉

桓公與管仲坐而問曰昔吾先君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

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
 爲此若何對曰吾昔先君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
 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
 罇本肇末勸之以賞賚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公
 曰爲之若何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
 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

錄曰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爲卦火在天
 上其明及遠萬物之衆無不照見此桓公管仲坐而論道之
 時也

按齊桓指陳襄公弊政似乎瞭然胸中鑒戒不遠惟恐稍
 鄰蹈襲乃迹其創霸之後意之所注身之所安令之所發
 與所陳弊政不相懸絕如樂飲而繼以火棄德而勤於遠
 用豎刁諸臣寵衛姬等如夫人爲蔡女而用兵南伐以王
 命討衛取賂而還之屬何其不務長久宴安酖毒也夫斥
 人則易自知實難從欲則易循理則難大賢猶有戰勝之
 癰何況桓公之疵質與

公曰吾欲從事諸侯可乎對曰未可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
 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
 人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
 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

引道錄 卷之十一
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爲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狻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懽忻足以相死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三萬人方行於天下以屏周室莫之能禦也

錄曰作內政而寄軍令乃先王聯屬其民寓兵於農之法大較不越乎此推而行之天下何患治之不古若與雖然仲小智也外則假以欺人內則急以強已就其開悅君心纖微畢照則可見其明燭而有餘究其反覆傾險設心措意則又見其光大之不足此聖門之所以不道也

按齊桓未嘗學問而管子實天下才慨天下之無君不得已而藉桓以用齊藉齊以用天下若救邢救衛伐楚伐戎定襄王子首止省魯難于落姑節制三萬人帥服三十國跡其謀鄭故而曰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其智不盡軌里連鄉之法已也使得君而用之則所就當不止此至鮑叔之知仲尤爲世所罕儔如分財多自予而謂爲忠信屢遭斥逐而謂爲不失其柄三戰三北而謂能使百姓加勇此等識力直在驪黃牝牡之外可見天地生才實難而才人之逢知已尤難然當日何不並從在莒而乃後從奔魯使魯

引道錄 卷之十一
勝而糾入則奈何使射不止中鈞又奈何使魯留之不遣
又奈何此管鮑之交蓋殊有天幸焉若蘇秦不引張儀爲
援而必驅之秦且不以情告而以術激之秦固知從之不
能久合秦之必敗從也故人儀于秦而又凌駕其上使儀
視秦如鬼神之不可測懼不敢動此儀所以受秦愚而莫
之覺則管鮑之所不屑道者矣

左傳齊景公田于沛旣還晏子侍于遄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
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
曰亦有和羹旣戒旣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

錄曰和與同相似而正相反公私義利所由分也蓋同之言
利害不分是非莫辨是故言之可聽聽之易入和之言祇求
無背於理不求無背於迹是故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憚要
之進無面從退無後言者和也視君志爲從違便已私爲進
退者同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爲人上者可不察哉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請更諸
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
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
賤乎時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乃對曰踊貴履賤公爲是省於
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爲里室皆如
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
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
違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錄曰智哉晏平仲乎卻慶氏殿鄙六十弗受一也從季札言
納邑與政二也辭宅卒復其舊三也彼不知自保者今雖炫

美輪奐以誇私寵焉知他日不變革改毀同歸於盡乎故曰
非惡富恐失富也以齊之多難崔慶亂於前欒鮑踵其後晏
獨端委植立而不可變者明指爲之也故利不可強思義爲
愈蘊利生孽君子其戒之哉

按齊人動稱管晏往往相提並論然二人識力迥有不同
仲雖器小而觀其所志在尊王定霸睦鄰威遠故於一國
之內整齊布置多方周密且桓公朝氣方興悉心委任得
以盡展底蘊純乎用智而不見其智故智無可名也晏子
值景公時陳鮑迭漸用事又多犁鉏梁丘據之徒獨立無
和惟是規矩繩尺綱舉目張不及仲什分之一其用智半

在保身與名身名既庇而智亦由之顯是以春秋時推智者無如晏嬰而嬰卒不及仲也且陳氏舞負販之小術寓攘奪之巨慙將見鷹揚鍛翮鳳鳴于媯嬰既得君行政不能辨之於早徒與叔向私語卒之晉析爲三齊移於一則是其君皆寄生其臣皆竊位者爾智於何有

魯饑臧文仲言於桓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以鬯圭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錄曰遏糴者五霸之所禁於是有文仲之請齊人之與焉何以近今之世反不然乎彼夫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者且不若是恣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何爲而閉之糴也夫常平社倉其制遠矣耕三餘九亦云邈矣募民入粟旣曰無策和糴升斗亦難爲繼則勸諭招徠有無接濟乃當今要務不得以當官威令參預其間也且如一府一邑所產幾何出自本土猶之可也四通八達之衢豐年尙資外來設一壅闕來者阻絕居者騰湧安得而不坐索高價重困吾民邪惟其無阻人各趨利不分遠邇不俟號召自然聞風雲集此移民移粟所以有限而遏糴之爲厲禁也與

按戰國時李悝平糴法上熟則糴三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小饑發小熟中饑發中熟大饑發大熟糴之後世多祖其意又朱子社倉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又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凡游手好懶與衣食不缺者不得與其應入甲者亦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小口五歲以上五斗大口十六歲以上一石於府中請常平米六百石夏月貸之資其種粒秋成加息以償償以溼惡不實者有罰歲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又以原數六百石還府餘米三千一百石爲社倉以後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三升

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凶年不乏食試由一鄉而推之一邑準是而行之天下又何必散財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譏省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爲荒政十二之紛煩哉當魯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尪文仲曰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故其備荒也則興作以食之節儉以餘之分贏以均之免無辜而自貶損雖饑不害可謂智矣若乃泛舟之役子桑論報施之情百里言救恤之道行道有福幸災不仁亶其然乎

臧武仲多智時號爲聖人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姊妹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自是魯多盜季孫謂紇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招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錄曰夫子嘗告季孫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其言正與紇合孰謂武仲之智而可少哉夫有宣公之命莒僕而後有季孫之賞庶其有桓公之納郟鼎而後有陽虎之竊寶玉誨

盜之驗如聲隨響人可不務洗濯其心乎以紇之智足以服季孫外盜之言孰不敬信而內寵之私孰可殉之雖然以甲從已則譖犯門斬關則誣紇以正論而宿以憾施言之禍人一至此夫

按魯有二臧前文後武並名表表之才乃文仲居官比賢者夫子譏其不智武仲之智稱聖人夫子又惜其不順何哉蓋中人以下一長片善皆足起君子之稱揚而苟聲譽著聞身爲表率則瑕瑜自不相掩况文之竊位武之要君皆屬用智之過自謂可以欺人而有識者復從而朦昧之則恐將來效尤者衆故論人必於其真或觀過而知仁或

美中而見疵務使人於事君行已之間廓然大公不敢少存私意正聖人之厚於期人而非好爲刻責也

秦穆公納晉公子及河舅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繼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請由此辭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入曲沃是爲文公王室有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納王舅犯謂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公以爲然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取王弟叔帶于溫殺之

錄曰蠱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然則授璧請亾豈得

已哉介子推之事可以鑒矣彖又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治蠱之初苟能使尊卑上下止齊安定何事不可治何功不可成然則求諸侯莫如勤王豈無徵哉文侯仇之事可以法矣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其諸亾人子犯之謂乎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錄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晉雖强大天實興之而子犯之取威定霸猶必教而後陣謀而後戰惟不急於用民民自樂効其用可謂知務矣

按城濮之捷其智在善用曹衛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皆與國也楚圍宋而晉執曹伯且分曹衛之田畀宋人以撓楚則楚自解宋圍而去及楚請復衛侯而封曹晉又私許復曹衛以携楚逮曹衛告絕於楚而楚之勢孤楚孤

而晉之戰勝決矣其始能以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終反以楚之庇曹衛者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兼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顛倒強楚之智真令人莫測首尾後世扼亢擣虛之法無不本此然而譎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謗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錄曰愚觀子產之治鄭乃知井田學校當時皆可復也夫鄭與魯與滕等爾其自稱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一旦取我田疇而伍之而非鹵莽也取我衣冠而褚之而非姑息也斯二者先王井田教化之遺風也其始欲殺之者習寵怙勢之私其終欲嗣之者心悅誠服之公也然則田疇之殖者誰邪子弟之誨者誰邪蓋已寢寢乎回心嚮道矣此有子孟子未爲空言而子產能見之行事人豈可以弱小而自畫哉

按輿人之論其亦猶天籟之自發乎夫民至愚而神當其謗也不知其所由起而非等悠悠之口及其誦也不知其所由致而非同喋喋之夫此固巖峻之威不能塞而煦嫗

之惠不能要者也然以較之不識不知之天則奚止霄壤矣大凡甲者必坼樸者必雕本天地自然之運卽堯舜復起不能返而之太古是以爲政者惟務盡已而已或謗或誦何與焉至厲王之監謗說者猶幸其畏謗也以視後之人言不足恤者相去更何如哉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子皮曰善吾聞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吾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言吾不知也今而後請聽子而行

錄曰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夫尹何之不可使卽子羔之不可宰其言正與聖賢有合也操刀製錦之喻千古可爲明鑒獨怪今世仕者尙不能以政學其能學而後入政者有幾哉

按三代立制天子至庶人無有不學誠意正心而外凡撫字之所以周教化之所以洽風俗之所以移禮樂之所以興莫不預先殫究得其要歸至於兵刑食貨河渠律曆亦俱博考前古沿革之原得失之故廣見徧覽研心極慮務

闡其精夫而後一旦措於其用則左右逢源靡不晝然應手旣無可言難行之患亦無泥古窒今之譏由其居恆問學洞若觀火故政乃不迷也秦漢以後此風未替卜式公孫弘兒寬之儔牧豕灌園力學不倦施之政事均有可觀自是以來世急功名人輕學術庠校徒具教化不先啗書生爲無用鄙儒者爲腐迂因噎廢食因陋飾愚平時無討論之功臨事見輒張之狀師心自智錯亂乖方而茫然不知所以致病之源也夫子惡賊夫人之子子產規其傷實多聖賢定論百世宜奉爲準型奈何其不思也哉

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筓玉瓚鄭必

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壬午風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亾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或不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錄曰校人之譏曰孰謂子產智今觀其卻小數明天道獨非智與惟其智故以祝史爲末自強爲本苟國無政令安能消變未然乎有國家者當知吉凶禍福原有潛移默奪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數與命也

按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爲時候主故曰大辰孛者彗星其形似帚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爲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來年火出而火災必布故申須梓慎裨竈皆謂來夏宋衛陳鄭將同日火以四國皆房心尾三宿次舍地也而董仲舒劉向皆云心爲天王爲明堂而孛加其內爲後此王猛子朝之亂徵至後漢緯家且云彗孛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心在周爲景王在漢爲高帝成帝晏駕之兆其說非不有據但其驗皆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見前歷歷之可徵也夫術士幸災以神其說其理固不可信然不幸而言中矣雖智如子產其猶攏竿玉瓚之

引道錄 卷之十六
是惜乎哉故前此之弗與人或能之後此之不可人不能也惟其定識定力實有以明於天人之故應感之機豈徒矯情鎮物遇災而不懼者比邪

通鑑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錄曰五者果足以定相乎夫乾稱父坤稱母大君者宗子也大臣者家相也故天地之廣兆民之衆親之爲同胞視之爲吾與皆相職也若但居視其所親所不親者尙多也富視其

所與所不與者尙多也以論三晉之相則可論天下之相則不可天下之相必如秦誓所稱一个臣者方可以保子孫黎民視彼萬不佞矣後之欲論相者盍舉以爲法

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錄曰昭侯於是乎失言矣夫彤弓昭兮受言藏之先王所以待有功也袴雖鮮不以加諸人况於其敝者哉若夫一嘔一笑所關至重怒而故嘔喜而故笑在上之喜怒生殺予奪繫焉而豈敝袴之可比乎徒知舉措之不費不察身心之遠圖

偶存愛利之私情而競左右之臆說未足以語智也

按申韓持論大都薄賞而峻刑薄賞故先王道德之治以恩結之以情聯之之意衰而下不知感無從激勸峻刑則開商君治秦之法惟以威劫刑驅凡可避死求生之途無不委曲奔赴以致廉耻喪詐偽滋矣夫有功當賞雖萬鎰之金豈容吝惜無功之人卽錙銖毫末猶不可濫從來無以敝袴爲賞功之具亦無有待有功止以敝袴相當者藉爲嬉笑之資則可若視以爲真則上有牛後之主下有敝袴之臣如天下譏議何

史記沛公入咸陽諸將爭取金帛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

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強弱之處及漢王如榮

陽命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錄曰此蕭何所見者大所以論功第一漢之天下根柢於是乎定矣彼責其不弛詩書之禁不收博士掌故之書者皆無案之辭懸揣之語也

初項羽與諸將約曰先入關者王之至是與范增疑沛公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然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沛公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

引道錄 卷之十六 三
錄曰項王止可以智取不可與力爭蕭何見之熟矣當其王漢之始而破秦滅項立漢定楚胸中已有成算何其明於大計如此哉

漢王問韓信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曰今東嚮爭天下非項羽乎其爲人也喑啞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煦嫗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且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歸東之士

何所不散夫三秦王爲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入骨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一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定也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錄曰此蕭何所以必用韓信者不在於追亡之日而在於勝下之初也夫玉汝於成天意雖不可知然以信之窮困受辱拂亂其所爲亦已至矣能不動心忍性乎是故惟不甘匹夫之勇而後知三秦可破惟不屑婦人之仁而後知項羽可敵惟不沒養民致賢之義而後知丞相可事惟不棄設壇拜將

之禮而後知漢王可臣如此卓識漢廷能有幾人哉

按漢祖得天下之機全在入關時除秦苛法蓋取天下在天時地利人和關中百二形勝無匹加以秦民唯恐不爲之主人心若此天意可知卽良平不贊一辭蕭何不進一策而帝自出已意豁然行之自是君臨天下氣度項羽雖百人勸之阻之豈可及哉羽見長安殘破煨燼狼藉遂起衣錦畫行之思而委百二金湯於三降將之手後雖屢戰屢勝而關中不搖饋餉無乏終以是敗其天亾之兆亦在燒秦宮室失人心失地利故爾倘羽定都關中保安百姓漢雖智其能東出邪議者謂羽立義帝原非真帝故稱懷王言因懷王故而立也范增亦爲其所愚而不覺然在羽初心未必有此機變特因往事而甚之云爾

張良爲韓報仇乃狙擊始皇始皇怒大索十日不能得良乃更名姓亾匿下邳嘗步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強忍取之父又曰履我良因長跪父以足受履笑曰孺子可教與之期後五日平明會此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再後五日早會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再後五日復早來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授以編書曰讀此爲王者師後十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錄曰張良之與豫讓其始豈相遠哉世歿暴興晝剽巷奪專諸曹沫之戈聶政荆軻之匕藉聞於時以相如之賢猶欲五步之內血濺秦王其風聲氣習所由來久矣天厭人怒圮上者出以爲漢毆除子房始知沉計忍辱善藏其用卒以智稱故由前而觀子房如未鍛之鋼未淬之刃豈能免於徒割由後而觀子房如處女之軀脫兔之距不可罾於羈勒矣良素多病相從沛公入關嘗導引不食穀及天下已定封留侯乃辭去漢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錄曰自聖賢之世遠而後君子進退出處之間恒用智而任術也夫伊之訓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之爻曰亢龍有悔此聖賢之學也退而囂囂自得與赤烏几几此聖賢之道也自三聘以至反政自居攝以至告老何莫非斯道乎三代往矣權謀功利之學所志者何事往往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創見子房之事以爲希曠超絕真若脫屣邁世者而不知其用智任術亦已多矣蓋黃石之說曰安莫安於忍辱吉莫吉於知足斯言也雖不全合聖賢之旨要視彼不能見幾明決若韓彭周勃者不大有間乎設使不遇其人吾見博浪之謀迂於謝病之策其去菹醢將不遠矣

按黃石一書本道家言其原出於老氏大約以退爲進故其言曰大智若拙大巧若愚又曰將飛雌伏將螫夔曲初良之在博浪沙也自謂輕於一擲可以復五世之讐旣昧保身之指亦鮮識時之幾圯老故爲屈辱之以遏其一往無前之氣卒之功成名立善始善終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良固得力於忍以成其智者與若夫導引之說不知起自何人後魏時有道士寇謙之自言曾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崔浩怵於其言獨師事之罄力造靜輪寺而不免族誅之慘誕可知矣夫五穀天之所以養人而彼曰令人天肉食古之所以養老而彼曰能殺人將率天下廢棄飲食以冀長生而反速其死以是曰智可不可乎後人且謂陰符經當與周易同用則尤妄矣

帝置酒洛陽南宮謂羣臣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

錄曰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然則非無心也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何人不可有哉亦非無情也以一人之情爲千萬人之情何物不可用哉漢高雖不幾於聖人而一時崛起頓使天爲之清地爲之寧苟非豁達大度從善如流昭合於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安能事事周之人人察之乎若乃自用以爲智而不合衆心不通衆志者此天之所棄非但人之所禽也

高后崩呂祿呂產欲爲亂而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錄曰人皆謂太尉之問非是或爲之危或爲之幸竊意太尉必先爲之所而後問也何以知其然乎曰卽酈寄之給說而知其然也夫陳涉一匹夫耳其將起也猶預使人叢祠中呼曰陳涉王然後人皆從之矧平勃之智哉是時朝廷根據前後左右無非呂氏之人所恃者六軍而已况又未敢訟言誅之則人安知順逆之所向哉惟一左袒之問而逆順判然其可見矣然後人皆知呂之當誅劉之當正前後左右紛然解體豈非交驩相結之深計與

按張辟疆年僅十五位列侍中乃敢首倡封諸呂將南北

軍之議使兵柄盡入產祿之手平勃爲國重臣輕信黃口之言不顧天下大計他日閒居深念計無復之向非陸賈獻謀酈寄行間襄平之節不矯典客之印不屬雖百平勃如呂氏何哉良能取四老以定太子而辟疆無識反張呂氏之燄幾危社稷是良過於用智適以成其子之愚耳

文帝卽位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日有主者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智不如平乃謝病請歸

錄曰平之言真宰相職也帝已知之矣獨不能責其實乎責其實獨不思得其人乎惜乎帝之智無以及此也嘗求其故矣高宗恭默思道所務者學也學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謂求有益於得也文帝立默化民所慕者老也老故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謂求無益於得也是故武夫悍將材官蹶張之徒而臨以質美之主其施爲氣象反拜下風而仰餘光何以責其坐而論道乎然則咸有一德與夫思兼三王非故爲是表異也不如是不足以佐天子也

按人非賢聖未免有媚嫉之心見拙於我者揚之則我之

能益顯而於勝已者或疑之忌之慮其掩我名而出其上
也今勃之與平各有所長本不相掩乃勃自知智不如平
謝病免相抑何輕大位若脫屣永交驩如金石邪夫宰相
所主平能言之平究未嘗能行之勃既休休有容避賢者
路豈真智出平下哉或謂勃不能容一賈誼烏能薦賢考
史勃當文帝二年罷相是冬陳平卒勃卽復相明年旋罷
代者灌嬰又明年就國遂罹下獄之辱三載之間席不暇
暖何能旁及於誼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
史不明言短者何人豈容懸擬風俗通載劉向謂成帝曰
鄧通爲大中大夫誼與俱侍中時庭諷之兩不相能誼之
不安於朝通之咎也宋景文亦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
鄧通之譖可以作千古之証矣

陳平嘗從征伐凡六出奇計一請捐金行反間二以惡草具進
楚使三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四躡足請封齊王信五請
僞遊雲夢縛信六解白登之圍

錄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者一時之事也所謂一將之智則
有餘也代天弘化燮理陰陽者不世之事也所謂萬乘之才
則不足也此帝之論相徒有其名而無實者也

按高祖之戮信醢越皆平甘心左右之也尤善媾呂幾致
覆劉歷觀六出之計亦無他奇不過用詐欺以愚人至以

惡草具進楚使淺露尤甚幸值項王之粗心負氣者爾設
遇英智之主能不益堅增之聽信邪平自言我多陰謀必
招陰禍及曾孫何坐畧人妻棄市國除不惟天道可畏平
亦何嘗無自知之明哉

武帝時汲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
去雖自謂責育不能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

錄曰武帝異日托孤所以獨得其人也夫知之真而後任之
篤寧俞之愚王陵之戇苟非真知孰能有濟乎不愚不戇見
害則避見利則趨又何待招之使來麾之使去邪唐太宗惟

不知蕭瑀李勣之真故寄命之際取其才智而畧其節行然
則弘式兒寬之流助已易而畜之矣其於社稷乎何有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察羣臣
惟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朝
諸侯圖賜光及上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
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乙丑詔立弗陵爲皇
太子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錄曰帝之任光蓋得於助之論黯可以見知人之明矣夫托

六尺之孤者光之忠厚小心力能辦之苟無廢昌之變立宣之權光豈不爲全人乎使黷當其時遭其事吾知尙不能容人之過其能容已之過乎碣與磧之事其所優爲者矣矧於淮南寢謀而妻子獨不能窒其欲邪帝有以知光而光不能副帝此又黷之罪人也

按史稱漢武帝立子弗陵而殺鉤弋夫人爲昭然遠見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因噎廢食因蹶截足帝之所以防患者疎矣夫以霍光之忠勤托孤可也上官桀何如人者而亦同受顧命使桀謀得成燕倉弗覺燕王立而漢事尚可爲哉則危漢者不在帝所殺之人而在帝彌留付託

者也厥後拓跋氏倣之爲家法欲立其子先去其母使人不樂有其子而子不樂其爲君也豈非帝之作俑與若北朝慕容恪輔少主而國不疑誅慕容輿根而衆不忌功崇位極常有退然之色過博陸遠矣

上官桀之子安之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爲后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立爲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怨望乃令人詐爲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王何以知之時帝年十四尚

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亾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

錄曰人皆謂慧者不壽豈壽者不慧乎蓋人之所得於天有厚而清者有清而薄者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得其厚而清者故悠久無疆也琉璃之爲寶非不瑩然照也晶玉之爲器非不皎然白也然得其清而薄者故觸之卽碎也是其明雖同而誠則異此漢昭之所以止於是乎

宣帝時趙廣漢爲京兆尹善鈎距以得事情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

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又嘗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以自効京兆不忘卿厚恩其發姦擿伏如神鈎距者如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更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直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自不失實錄曰愚聞諸先正曰仁可過智不可過告許之俗鈎距之情智之過也智之過不得謂之如神矣况加以專厲強壯蠱氣

見事風生乎此正自取殺身之道於人無尤也

按漢宣綜核名實故廣漢希旨發姦摘伏如神班史極稱之然循吏傳不及京兆而先潁川可知吏治所尚矣究之轉移在上此風一開沿成東漢之治故均漢吏也在文帝時則渤海吳公舉第一在武帝時則上黨義縱舉第一相距何翅鷹鸞鳳武帝之知人愧義姁多矣宣帝時雖以潁川爲第一然刺烏攫吏肉及其處木可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之類亦尙摘發特教化禮讓與廣漢殊故能躋相位得考終耳乃觀張敞毋得擅爲條教之疏鳳皇神雀飛集郡中之多恐未免王成之故智也

漢書竇融聞光武威德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隗囂使辯士說融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亾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議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名姓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帝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

錄曰融之歸向去幽就明也帝之明見料事多中也有融之明而後有帝之見屯之初九曰盤桓利居貞竇融以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光武以之此所以終漢之世令名無窮彼隗囂者所謂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不旋踵而亾也然則不但帝之明見萬里而聖人已明告萬世矣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

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

錄曰明非人主聖德邪然有斤斤之明有察察之明斤斤者明之盛也是故太陽當空萬方普照而隙光之小覆盆之末曾未嘗屑意也察察者明之苛也是故燃犀照渚情狀畢露而淵魚之細潛伏之微或不能舍置也雖然犀有物也明無物也以照渚則或明以映日則無光矣此漢明所以能辨吏牘之情而昧於楚獄之濫也夫

按優饒豪右侵削羸弱近臣近親田宅踰制此末世暴君
汙吏上下積漸使然不意時當開創主值英明地近輦轂
亦且如此此時州郡之政可想而知何以善後大都草昧
之天下蜂蝟雜糅訛必多尚有史冊所不盡載者晦翁
言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爲彼掩藏故諸惡一切發見若積
久自當掩去一半後世言無道者首推秦隋亦以此故直
是窺破古今底裡具此識力始可與讀史

初光武在薊屬王郎起移檄搆之乃令王霸募人於市將以擊
郎遂趣駕出時天寒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
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

武使霸往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
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
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因謂曰安吾衆得濟者卿之力也霸謝
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後謂官
屬曰霸權以濟變殆天瑞也

錄曰所謂權以濟變者非詭道也事已屆乎危迫其幾間不
容髮正豪傑用智之時設使踵候吏之言將不前阻水平前
乎李陵匈奴不敢逼後乎趙雲渾身俱是膽皆以此也若謂
預知冰合以決天瑞則豈霸所能及哉

按晉時石勒侵劉曜至大名延津無船可渡值河水偶結

衆遂得濟因名靈昌津事與光武畧同故勒聽漢書謂若
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正恃此也夫勒在當
時雖號英雄豈能比迹光武延津之結偶值耳若滹沱水
合真所謂神靈佑之然以人召天詎可以天誇人邪

三國志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躬耕畝畝好爲梁父吟每
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
龐德公素有重名德公常謂孔明爲臥龍德操爲水鑑故劉備
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
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

錄曰愚觀諸葛孔明乃知東京所養不可以易而得也人徒
見黨人僂辱以爲仁賢之禍而不知顧厨俊及乃長清德之
風至孔明能知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
靜無以致遠斯非龍德而隱者乎又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終日乾乾者乎又曰愒慢
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又非夕
惕若厲者乎當時謂之臥龍良有以也然則三顧之勤乃作
新久錮之氣而時務之識其好還標榜之稱也與

按萬善咸具於性故理性最爲切務性主於靜雖動中亦
有靜理主靜則明自生而喜怒哀樂各得其中而不偏仕
止久速皆當平時而無戾故儒者性理日存誠曰主敬不

過一靜而已所謂虛靈之體也反是而在所戒者日險躁
躁尤害事當其躁時無適而可聽言而躁則卽有嘉謨不
暇詳察或反出急遽之言拒之則人悔其誤投必且終身
緘口矣遇事而躁則心氣粗浮神思眩惑與人不辨是非
作爲矯其中正必至替亂債成貽患後日矣至險心一用
變詐不窮心日勞神日瘁人僞滋長天良枯亾畢生在憂
愁妄想中未嘗有一事之遂意一刻之泰然徒自苦而已
性亦何由理哉孔明學探其源故言扼其要如此

備詣亮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
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

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
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
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將軍帝室之胄
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
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
衆以出秦川孰不箪食壺漿以迎者乎先主曰善

錄曰愚觀孔明之言與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同一見也而不能恢復帝業何邪蓋高祖之時三傑並用其禽魏取代仆趙脇燕東擊齊南滅楚皆韓王孫功也觀其言曰多益善則與刺顏良誅文醜者大有間矣今發縱指示固斯人也擊兎伐狐亦斯人也事豈能並濟哉加以操之用兵髣髴孫吳而區區之蜀忠老雲喪誰與共圖天下邪孔明能走仲達或亦晚矣此高祖所以嘆公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按高帝時三傑萃於一廷蕭何鎮國家養民以致賢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勝攻取帝兼臣之故能混一天下至昭烈時孫曹各君其土各臣其人競長爭雄不能相下是猶三

傑鼎分而昭烈徒恃一諸葛以兼蕭韓子房之任在國則難隨白帝之行出師又有饋餉不繼之患顧此失彼力難肆應烏能定於一哉設使昭烈能如高帝孫曹未始不臣而世以曹瞞悖逆短之夫姦雄遭逢末世時迫勢移漸致跋扈其初非遂有改玉改步之想也漢宣帝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等皆以忤霍光意下獄歿褚少孫據嬰兒白燕之徵以大將軍系之黃帝之後意何爲者宋高宗時張扶請秦檜乘金根車議加九錫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檜未卽死其所底亦何可意度邪

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以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

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爾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

錄曰古之學何爲乎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所以爲誠也爲信也今之學何爲乎事欲求可功欲求成學之所以爲欺也爲詐也是故孫權未勸之前良心未鑿機巧未生何能見其刮目呂蒙旣學之後役智任數呈功計能非復吳下阿蒙矣然則非子明之受益乃雲長之當損乎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我借荊州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

錄曰權之言何其不情哉公瑾之成功一葦蜀君臣有以激之也不以爲恩而反以爲誚如是尙可釋琮而不擊乎來而不取反爲人借以借者爲短則借之者何如也甚矣權之爲

漢賊也至其巧於用譎不啻掩人之盜以爲勝於子敬充其類於穿窬之事猶可爲之何怪乎稱說天命媚於瞞賊乎

晉書杜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以固維持之勢又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洧洧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餘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錄曰夫智名勇功誰不慕而欲識之哉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人惟智量淺狹是以不能知也夫平吳之後其造謀定議發縱指示者預也諸將徒能得走獸耳故嘗身不跨馬射不穿札非其驕貴之靡乃由博學多通耽思經籍所造益深故有善不伐有勞不施爾而安不忘危一言足以超出衆見豈徒濬與渾之不如華與顛亦莫之及矣安能終損立功立言之本與嗚呼可以法矣

按平吳之功造謀定議惟預爲最大及既定之後猶不忘戰備勤於講武扼險轉運以致後世無叛之頌用心可謂密矣然沒世之後變起中朝干戈蝟集后主羣臣僂辱最慘謀定乎意中變生夫意外何哉蓋晉武自平吳以後怠

引道錄 卷之十一
於政事極於耽樂後宮殆將萬人此外一無可紀開創之朝不殊末世譬之年少人卽已齒落髮華暮氣乘之何由克永所以然者自古創業之君必有積累功德而晉獨有積累之弒逆至炎四傳巨憝之餘氣強弩之末銳矣故羊祜曰平吳以後方勞聖慮山濤曰外寧必有內憂何曾云每侍帝語不聞經國遠圖何以長世有識之士類能見微而預未聞出一讜論以附羣議雖殷勤補苴豈能免賢者之責備也邪

唐書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千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曰皆非良材問其故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邇者辨之未精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及政事得失

錄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其此之謂與弓工輪扁至今猶且稱之以其言之曲盡而且達於事理不可以淺近忽之也蓋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君心不正則治道皆苟弓工之所見殆王魏之不若與太宗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但能延問疾苦得失之所由而不能加慎於寡妻兄弟之所獨豈好問用中之可比哉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

暗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
兜不能蔽梁武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偏信虞世基以
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
得以上通上曰善

錄曰離之爲卦也明兩作故爲文明之象明夷之卦也明入
地中故爲幽暗之象此兼聽偏信之所由分也以是爲訓猶
有信楊國忠以成天寶之難信盧杞以啟建中之亂信李訓
鄭注以致甘露之變者人主之明豈易得哉

按兼聽廣納卽明目達聰遺意然握要全在乎已而他人
莫能與焉何也已能辨別貞邪則一齊人傳之卽衆咻自

不足恤如晉武偏聽羊祜唐憲偏聽裴度此亦何害苟或
不然則如衛嗣君愛泄姬重如耳又慮其以愛重壅已也
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欲以是相參是胸
中漫無主宰是非各執一見獨用恐近乎偏兼用又難遽
斷從來調停之說原非盛時美政而兩存其說以待折衷
亦豈善事之道哉故兼聽亦必仍歸一是毋淆亂乎羣言
以窒正人之論斯可耳然非平素窮理之至安得到此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
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
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

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之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皆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務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亾也朕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錄曰帝之言其君人之規鑒與夫不明而喜察後世之通弊也是非不可以一人掩而惟憑已之可否則是非淆矣善惡不可以一人決而惟恣已之好惡則善惡惑矣刑賞不可以一人斷而惟私已之與奪則刑賞失矣是故以不明自諉而

責成於人猶可言也以苛細自矜而動疑於物不可言也蓋萬幾至大而心思之所量者小兆民無窮而耳目之所及有限也故已有不便而令百司執奏則已無偏重之患矣人有所未知而能選賢任能則人無廢事之憂矣此貞觀之治庶幾可稱後之人君其諸念之哉

房玄齡明達吏事濟以文學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掩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若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言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世稱賢相者必推房杜

錄曰愚觀唐之房杜與漢之良平不同足未見其躡耳未見其附而史稱善謀何也曰此善藏其用者也夫唐之太宗視漢之高祖其豁達大度固不同矣以帝之神采英發舉世皆拜下風使爲房杜者畫一策則挾爲己長運一籌則矜爲己有如良平之自見豈能始終其業哉今觀玄齡之謀如晦之斷所謂邦有道則智者非與

按成事惟在好謀而斷尤在協恭而和兩雄不並棲兩才難相比惟休休有容之相始能相得益章蓋孤立則有寡助之感獨成亦有自專之嫌若此倡彼應人發我收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天下豈有難成之事哉是知如晦非不能

謀也有玄齡而可讓其始玄齡非不善斷也有如晦而何慮其終亦猶鄭國辭命歷更四人之手以成不求其備而人留有餘之心思各盡所長而人始悉心於酬對則唯執政之子產能協恭而和焉房杜在唐有子產之風首推賢相宜矣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如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捷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

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錄曰帝之始也欲聞已過而及羣臣其終也徧舉羣臣而忘已過至他日之評魏武乃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嗚呼合而觀之可以見帝之得失矣又

何必曲相諛說哉

德宗詔郭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爾未行也因躍馬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康元寶難之曰君以兵請令公朝廷必疑此令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氏百口何負於君而爲此用濟乃止

錄曰宋岳飛之班師與郭令公之躍馬其意正同有謂其忠而迂者以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宜待中原克復而後聽命其與用濟之謀何異止足爲老儒經生之談爾假使飛不從

君命能保將士之盡從飛命乎

宋史太祖未嘗爲學晚好讀書然性豁達不事矯飾京城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敞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知悔何如不爲之而使臣下無間言哉

錄曰虞書之人心惟危非與欲也中庸之不覩不聞戒與慎也帝之胸次可與玩於千仞高明之上夫何間然之有哉以唐太宗能受盡言尚爲憎耻矧於飾非文過者乎後世無能及矣

按宋祖豁達心如洞開重門自非虛語觀其與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從容披露心腹明白相告畧無隱諱可見蓋三代以下得天下者有三而唐宗能將兵漢高善將將或功專在君或君臣功半唯宋取天下功專在下功大而不震主何哉唯恃將之以誠喻之以情故上下之猜疑俱釋也德宗唐之猜主李泌謂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惟陛下坦然待之有事則出征伐無事則奉朝請何樂如之臣對一二臣亦嘗言此欲其不自疑耳當是時猜主改容二臣泣謝不踵懷光覆轍非泌之力有以善其終哉漢高稱豁達

大度而功臣無一保全烏能比蹤宋祖其間只在明言與不明言此洞開重門所以成其爲大智也

太宗勤於爲學每臨朝後觀書自己及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等以勞瘁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徧是書

錄曰先儒有言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竊以爲經生亦當體認性情博求理趣至於誇多鬪靡徒勞無益若太祖之於二典不惟能讀而又能行繼世之後所當取法乃修太平御覽一書支離破碎無裨實用雖多至千帙日進三卷果何益哉宜乎田錫之不取也

按春秋有宋宣讓國而弟穆公仍致位於姪殤公者戰國有趙襄子爲伯魯之不立必欲傳位其子代成君及代成蚤隕復取伊子浣立爲太子者元魏河南王平原讓爵與弟鑒鑒俟其子顯年壯遜位歸之南唐李璟約序立景遂景遂終傳與姪煜皆執義守信勿替前盟載之史乘照耀千古太宗以正統致治之明辟集經彙史朝夕省覽顧乃遠愧諸人何邪豈纂葺者慮觸忌而不之錄邪抑錄入而不一動心邪徒取糟粕無裨實用雖多亦奚以爲

田錫耿介寡合多智好禮嘗奏舊有御覽但分門事類無益聖心臣請別爲御覽又集經史切要之言爲御屏風置宸座側其

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指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也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臣每覽經史子集取其語要輒用進獻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

錄曰愚觀漢宋二祖皆未嘗爲學而能不失帝王之範圍唐宋二宗皆攻苦博學而反不免後世之訾議何也豈非所務在於博聞強記而不切於格物致知故其所就亦止於文辭討論而不關於正心誠意乎真宗徒能嘆美田錫以爲天奪之速不能盡力章疏以收直諫之功何況一屏風之置哉雖別爲御覽亦徒然矣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其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李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身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錄曰趙忠獻之讀論語可謂侈然自負矣然不知虎兕出柙

玉毀積中是誰之過所以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李文靖之讀論語可謂歉然自損矣然實能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所以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嗚呼若人也其所先見謂之智其所不欺謂之仁兼以終身誦之謂之勇合之聖言豈非不憂不惑不懼者與

按論語分第不知何所自起止因卷帙浩繁借此聊爲段落而普謂以半部定天下半部致太平第思定天下與佐太平有二道論語一書有二理乎矧下半部內有大臣以道事君之語無心理會而於鄙夫患得患失之狀曲意參求欲以結歡太宗而肆毒於德昭廷美則其所讀何書邪

漢張禹從瑯琊王陽膠東庸生受論語爲天子師而附王氏自古刀筆吏一旦得志輒欲譚詩書以自文其疎陋徒爲士大夫所掩口其亦不智之甚者矣

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嘆曰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不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嘗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

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謂之聖相

錄曰自商書聿求元聖之後孰有稱聖相者哉沆之先知洞若筮龜灼見身後終宋之世一人而已

按真宗溺於王欽若丁謂好道之言踵秦皇漢武故事舉封禪迎天書待制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近世羽人簪客稱道家者流並皆托名老氏夫老子爲柱下史見三墳古書甚多節錄其要爲五千言自唐玄宗改定章句始以道德分上下經今其書具在何嘗有一及於祈禳禱禱諸事其道教之起乃漢順帝時有張道陵者客蜀修煉

鳴鶴山善作符籙驅役鬼神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用陽平治都玉印自號師君曰其衆曰鬼卒會黃巾反魯遂據漢中其四世孫曰盛來者居信州龍虎山相傳道陵當桓帝時年百二十歲白日上升自古魂升於天魄降於地縱曰九轉丹成凡夫軀殼止可棄如敝屣焉有白日上升之理此其誕妄明甚唐時崇奉老子爲玄元皇帝並用道士李國禎言始稱道陵爲漢天師於是其教大起元世祖初常遣所親王姓者渡江不得達欲歸懼誅乃從農家錄得張氏書一冊以獻謬言臣過龍虎山見嗣漢天師能前知語臣曰殿下入正宸位而宋亡天下可一因授臣書

爲信世祖大喜及卽位召其三十六代孫宗演至謂曰卿
曩與王先生言驗矣宗演愕眙不能對世祖語之故乃詭
言是年臣未嗣教故不知於是賜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
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二品世襲有明至今沿之相
承旣久其子孫徒知享高爵擁虛名舉所謂度籙頒符諸
法尚且塊然無知矧此五千言者何嘗窺見萬一哉先是
三逆之變也蔓延江西土寇蠡起焚燬上清宮劫去玉印
不憚重貲贖還予輩監司共周其困乏彼法有靈何不自
保而受制於賊若此乎盖自漢成帝好事鬼神谷永極言
其左道亂政唐憲宗惑於道術當時李藩之對裴潏之諫
皆千古至論而竟以張氏子與孔聖裔並垂弗替惜無有
起而正其非者

沆應接賓客常寡言外議以爲無口匏弟維乘間爲言沆曰吾
非不知也然今朝廷大小之臣皆得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
及下有司皆得見之若邦國大計如李宗諤趙安仁皆特之英
秀與之談論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
章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
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之事僕未能也

錄曰愚觀沆之所言莫不曲盡後生情狀所稱籠罩者乃外
示虛文中無實意其於世俗常態形容極爲親切迺知聖相

引道錄 卷之十六
之智無不知也然則人豈可僥倖於市童之憐而甘心於識者之鄙邪

陳恕久領三司真宗初卽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之數恕久不進詔趣之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使知府庫克實恐生侈心故不敢以告帝嘉其識

錄曰恕以心計任職本無足取然帝之侈心彼窺之已熟使恕而在天書之詐必不肯爲且不足以望其肩背矣

曹彬克江南歸蕭然行李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曰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還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

天威遵廟謨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錄曰彬之智識而可少哉以馬援而有梁松之謗以王濬而有周浚之書君子居功之際不可以不慎也雖然彼拔劍擊柱攘臂奮拳尚不能止區區使相會無足介詩不云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彬之與美可謂交相得矣

按李日華業書鈔載武惠下江南之日軍營開宴南唐樂人數輩撫樂器大慟奏不成曲怒而殺之今所埋處名樂

官山後人弔之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泪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由此觀之豈不戮一人故是虛語邪

張詠知益州時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一郡囂然公訪於市肆得造言之人誅之即日帖然諭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又方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衆始出忽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呼萬歲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某亦莫能措也嘗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又曰臨事有三

難一能見二見而能行三當行必果決

錄曰自孟子言穿鑿之後忠定之言其吃緊已乎夫智不可鑿亦不可窮不順則鑿不流則窮循理爲順不竭爲流是故止訛之術斷之聚也攬轡之呼敏之輿也不斷不敏智之賊也失此三者一人不可治一步不可行矧天下大事乎

按仁智勇三者其德分爲五常其用歸於一致然煦嫗非仁喑鳴非勇韓王孫亦能辨之至於智之爲德不但小作聰明自矜坐照不可謂智卽明於細而不明於大明於近而不明於遠明於寡而不明於衆明於暫而不明於久明於已然而不明於未然明於究竟而不明於緣起明於故

常而不明於猝變皆不得謂之智也當訛言之興必有一人始之而嵩呼之禮凡爲臣子行之已熟特慮訪之不得其真一時無以驟應所貴乎大智者朗然如鏡之虛湛然如水之靜靜則生明虛則受照存養在平日決幾在臨時是豈私智小慧不由性分中流露者哉觀忠定之三難可謂以智而兼仁勇者矣

契丹寇澶州帝大駭寇準進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幸澶州同列聞之懼有欲退者準止之令候駕起帝亦難之將還內準懇留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畢士安力勸帝如準請帝召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復問準準心知二人謀若陽爲不知者乃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潰散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乃決計幸澶州

錄曰澶淵之役準其真以君爲孤注哉契丹窺宋已非一日準之修備亦在平時勁兵宿將如王超李繼隆石保吉等並分處要害以聯其勢以塞其衝已而急書一夕五至同列皆惶恐悸怖準獨聞變卽勸親征如箭之離弩勢不得留使非尋常無事之時精思預計烏能整暇若此訖成大功哉近時

引道錄 卷之十一
三
土木之事本無素定之經營而冀效準之故轍僥倖一試自取喪敗將何所歸咎也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廷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不欲賂以貨財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也時帝方厭兵乃曰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

錄曰宋之澶州卽今之大名也宋都汴京相距未爲遼遠契丹侵定州攻保州又攻順安軍北平砦殆無虛歲宋旣有魏能石普敗其前田敏王超拒其後故每與宋師戰小却卽引去徜徉無鬪志而澶淵之役又得寇準獨當其鋒乃真宗一則曰許和二則曰厭兵至議歲幣且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班之史冊豈皆溢說哉况漢唐和親惟守一策宋之誓書兼用二議曷不悉聞於朝俾君相擇而行之乎

按宋之澶淵與明之土木事實相類但萊公以謀定致勝王振以輕舉取辱雖然振與萊公豈可因事並論哉從來

忠心謀國之臣計慮深長不使纖毫未至以貽後悔觀真宗臨行命王旦留守旦在準前奏言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良久曰立太子夫萊公獨倡親征之議諒必處分有素而文正猶然慮之蓋以乘輿一出廟社安危繫焉而可漫爲一試乎于謙之擁立郟王卽文正遺意英宗得還惟郟王已立故也晉立懷而惠歸衛立叔武而成公歸國旣立君廟社有主將士方將奮勇樹功敵愾泄憤彼挾一人之虛名不足居奇非惟無利而且有害氣自索然不歸何待相如碎璧而璧全孟嘗棄珠而珠返公儀休曰夫唯嗜魚故不受魚倘倉皇急遽之衷見於辭色勢必受彼牢籠多方牽制而事終不可遂矣當時英宗假能去王振之寬闡識于公之忠智處以樞機布置中外則閒居先預事之防臨敵運多勝之算澶淵已事何難再見於後邪

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入與進士並試殊神色不懾援筆成文帝嘉之每訪以政事率用方紙小書已答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擢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知人故當世名士如仲淹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乃其壻也及爲相益務進賢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得並用至於臺閣亦多一時之選帝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興治道至康定慶曆間朝廷號稱得人皆殊之力

錄曰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宰相之職可不務知人乎始以神童薦終以知人顯並非私心自用苛察爲明者比其卒爲名臣不亦宜乎

按范文正爲元獻所薦故終身以師禮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不敢少變書題門狀猶稱門生故元獻待之特厚守宛丘時文正過之留款數日文正投詩有絳帳師資之句唯文正諫仁宗不宜與百官同列朝劉太后又請太后還政元獻大懼詰其狂率邀名將累薦者止此一節爾至歐陽公亦元獻所取士因爲樞密時置酒西園賦雪詩寓諷觸怒元獻遂大懷憾故文忠謝啟有云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足跡不及賓階書問不通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愈疏孤拙之人易危而多畏則是得於文正失於文忠知人之難雖元獻猶然也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邊分兵詔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
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至是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因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使更番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錄曰觀仲淹起家一書生而腹中數萬甲兵何自來哉此張忠定所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者也卽其更出番入非其變

引道錄 卷之十一
通使然哉故人能用智則方寸化而不窮不能用智則一籌莫之能展是皆在我而已非有大小老子之別也

按司馬法出師則壯者在前老者在後振旅而還則老者在後壯者在後官卑先出韜畧所無雖致身衛主奮勇爭先原屬卒伍卑賤之分亦由爲將者誼同甘苦故能感發使然非強之先驅也近見逆賊逃遁僞守造詣軍營迎降符下偏將率師先進每數十里輒各遞遣其屬前驅百夫長最早不得已而深入周行無壘而後節次稟進雖持重老成以防叵測亦異於古之身先士卒者矣

狄青深沉有智畧初起行伍爲三班差使寶元初趙元昊反時士卒畏怯青每臨陳被髮帶銅面具出入敵中無不披靡尹洙善之薦曰此良將材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兵法及儂智高叛帝憂之青時爲樞副上表請行至廣南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謂未卽進明日整兵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大敗賊師按屍有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雖貴重面涅猶存嘗勅令除之自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願留以勸軍中後在樞府人有持狄梁公告身詣獻之以爲其遠祖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贈其人而遣之

錄曰智者發幾貴速轉移貴捷變無常形施無常露至於不
貪僥倖不忌戮辱不冒虛名又皆達者之事有將如此不易
得矣而尚不免卒之疑慮向使數者或犯一焉將終不免矣
君子觀人不可不於其所忽也

神宗熙寧元年冬有事于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
乞南郊勿賜金帛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
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
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
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自足光曰天下安
有此理天之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
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
帝曰朕意與光同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
府遂不復辭

錄曰昔畢仲游貽光書曰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
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
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
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智哉斯言乎夫當宋之中葉太平
全盛加以仁宗之恭儉英宗之繼體初未嘗有所損也而國
用不足至郊恩未敷新君好勝豈不有以動其心乎帝之不
允固所以深允之也是以古之聖君澹然無欲不求足然後

能無不足不求盈然後能無不盈彼以豐盈爲慮求足爲心者雖百計爭之我之說益遠彼之論益親然則安石非能投於帝帝自投於安石爾其與光之意同乎何有

按情在事先事由情作欲禁其事先杜其情然情隱於中無從測識大臣格非亦止引之當道使邪妄自息而已戰國趙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人萬畝其相國公仲連不與爭執弟進善士三人講明舉賢使能節財察功之道而歌者賜田自止蘇明允論管仲謂齊國不患有豎刁易牙開方而患無仲誠得畜君要術識相臣大體舍此不務而用人行政事事爭之何裨於治哉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等升爲統制謂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乃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一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人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張所所署飛中軍統領問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而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武經郎

錄曰愚觀宗統制張招撫之識岳武穆也所於靖康中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澤留守東京欲乘暑月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分路並進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而黃潛善汪伯彥日置根本於度外然則飛之越職正二公之奉職邪苟有如高光者納蕭何之說攬鄧禹之謀將不得爲元功乎徒負智勇之量卒同暗投之珠君子祇當咎已之幸與不幸不必責諸公之明與不明也

趙鼎與張浚並爲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及命下史館校勘喻樗聞之曰二人且宜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有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果如樗言

錄曰喻子才之料事可謂多中矣夫蕭薨而曹顯丙先而魏後房謀而杜斷崇變而璟法雖曰協心同德而實繼美踵芳是以道義流於無窮功業著於悠久此後世所瞻仰也鼎與浚雖曰操心蹇蹇矢志在公觀其以飛之一言遂致乖忤因檜之厚貌輒加深信則未必盡忘已之義無我之心而自相背戾豈能保乎卒以他人之小嫌而成爾汝之不協子才之言不爲無徵矣

按趙鼎既去樞筦居常山子才往謁因諷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因言張浚有重望起知樞密院事子才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其止也復欣然如初君子之於國事亦若是而已其審時度勢之識不小宜其言必有中也

韓世忠懲岳飛之事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上表乞骸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縱遊湖山平時將佐罕見其面初得疾勅尚醫視療世忠曰吾以布衣間關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得保首領諸君尚哀

其死邪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特以抵排和議觸檜尤甚或勸止之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地下時大將多曲徇檜以圖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知人善獎部曲繼秉節旄臥家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

錄曰湖山之樂在世忠則以爲智在君子獨以爲悲也夫自越王勾踐之臥薪嘗膽也而後吳始亡自先朝京劬之恣意東南也而後宋始滅皆其所耳聞目擊者也奈之何爲君者不以雪耻除暴爲心爲相者反以讐功忌能爲事遂使英雄之將翻爲脂韋之臣竊圖苟全情豈得已哉雖能抵排和議

究皆空言無施然則太祖在天之靈果知不知哉

按蘄王起自卒伍洊登兩府用兵制勝與岳武穆名相亞
卽其致政之後處置條理事合機宜而能知進知退雖古
來講道論德平素以賢人儒者自命而當榮祿之際貪戀
權勢往往失據者多何能髣髴萬一蓋其根本忠孝智量
過人非但懲武穆之禍而然也使自古有功之人皆能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豈不君臣兩全後世稱美也哉

弘道錄卷之十六終

弘道錄卷之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父子之智

孟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錄曰天下大器也先聖後聖何不同若是邪蓋中天之世羣
聖萃於一堂當其心法相傳見知聞知父不能得之於子此
二帝所以不可繼也平成而後衆聖率多衰謝而且法制大
備所因所革後不能有加乎前此三王所以不必禪也是有
唐虞之揖讓而道統以開有夏殷周之繼世而治統以定此

正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義也

按史帝摯嗣位九年厥政微弱而堯佐摯封植始國于陶繼遷于唐並著德化由是摯率羣臣造唐致禪是禪不自堯舜始也炎帝神農八傳而至榆罔是傳子不自禹始也炎帝榆罔侵凌諸侯諸侯叛之軒轅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貅貙虎與榆罔戰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得志是征誅不自湯武始也第庖犧之後雖有書契而史冊未備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來是以遂古遺事半據傳聞其實未必無本至女媧與伏羲同母佐正昏姻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及後嗣立命娥陵制樂器以郊天佑神又曰女皇乃風俗通謂伏羲氏妹盧仝謂伏羲之婦遂云女主臨朝亦不始於呂武此則相傳之謬徒滋後世口實爾

史記啟既卽位乃卽釣臺以享諸侯而人皆仰夏之功

錄曰此千古傳子之法也夫禹身承揖讓之風乃忽焉傳子非反乎堯舜也自此法一定大統始有專屬上下臣民惟環拱聽命於吾君之子潛消覬覦之萌用錫靈長之福厥後易姓受命之君並皆繼體嗣立不襲揖讓虛名所以保世滋大此無間然之禹豈所謂德衰之禹哉

丙辰三祀太甲復歸于亳增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咸歸

錄曰此千古傳孫之法也當太丁未立而亡丙壬雖幼序次

當立且太甲不義不順湯豈素不知之然而傳子之道以嫡以長所以杜紛爭而窒亂源也太甲以嫡長孫義當嗣統揆之天理人情實爲允協居桐復辟後來未必然之事湯豈一一預計哉則是庶子雖多且賢亦不以彼易此湯之家法所以萬古無弊宜乎後世恪守而不易者也

周古公三子長太伯次虞仲次季歷季歷娶太任乃賢德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示不可復用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

錄曰升之爲卦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周自古公以來以允升居於上而太伯仲雍以孚誠應於下於是王季得升其虛邑無所疑阻以至西伯王業之興豈偶然哉向使太王無信順之明太伯乏巽應之智昌雖龍德剛中無所用矣可以見文王作易得於家傳身體其曰王用饗于岐山蓋實事也豈無徵之空言哉

按泰伯託爲采藥而去又從荆蠻之俗斷髮文身所以太王舍之不嫌季歷受之無愧且先幾而行並無遜讓之跡并不見有舍之受之之事也至仲雍非長非瑞無得國理然伯既遠離次序自當立仲使伯不偕仲去季可恧然有

其國哉且季歷立時泰伯早已君吳地無嗣可傳因及於仲至武王定天下又封仲孫于虞而吳宗泰伯世世勿替吳之與岐有何上下是泰伯遜國而仍得國并仲不應有國者亦且南面爲侯矣是豈初意所及計哉若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而逃則以後來之事逆溯當年之心自詡長於論古而不知與聖賢心事求深而反致晦矣又按周有兩虞仲一爲泰伯弟仲雍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論語所稱逸民未知孰是及閱漢地理志班固乃以虞仲當仲雍集註因之第論時代則仲先夷齊且百年詮次不應在後且儼然君有吳地謂之隱

居放言從而民之可乎孔安國諸儒皆不注蓋慎之也

孔叢子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弟是何法也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有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錄曰此大賢之言切中夫人之病萬世不可易也夫堯子開

引道錄 卷之一
明舜子讓德苟非至聖孰能舍此而立彼乎苟無一定之限而惟人焉是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至於卜雖古人不廢無亦權之不得已耳非智之得也

按帝王立皆嫡長然考唐虞至今皆以次立而長子爲帝者無幾堯之兄摯史旣載之詳矣而越絕書云舜兄狂弟傲則舜亦非長可知禹再傳至太康卽仲康之子孫繼世至殷商立弟是其故常周伯邑考文王舍之蓋三代皆然矣下此晉隋相仍享國不永嫡長之序更不可問漢唐宋元明號稱久長而漢高爲季文帝自代來光武顯宗序皆居次唐宋二宗元世祖明太祖成祖上皆有兄歷歷可考

中間尤多立次傳祚無窮是皆莫之致而致者也若通鑑箋註謂紂醢伯邑考而使文王食其子言大不經使伯邑考果被紂虐又何云文王舍長立次邪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敢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遂與偕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錄曰介推之棄綿上也不智於晉之啟南陽乎夫温之難天未厭周子帶上悖天道亡將無日秦伯以爲功矣文乃攘爲已有異於乞醯一間耳乃若崎嶇草昧一十九年初非一朝一夕之故介祿且弗及王章而可求哉雖然隱者其身也顯者其名也君子哉介子與不然披以仇須以竊豈真無可言言則寺而豎矣宜乎介子之不言也

按有爵有土皆天所命故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後世援立儲君輒誇定策國老而欲恃恩專恣谿壑無厭自取敗亡耳介子不以已力自誣與子犯之及河授璧固

知重耳非不負心者然至求之不獲繼以焚山則何不可出之有必欲以死自徇此則賢智之過也必若丙吉之於漢宣其始不言有恩以翹已功其後亦不辭賞以昭君德庶幾兩得者哉

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母曰深山大澤實生蛟龍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也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及於難後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叔向懼不敢

引道錄 卷之十一 六
娶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錄曰羊舌氏之母其智有足多未可以其妬而少之也夫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有周世克明德端繫乎此禮世有刑人不娶肸可謂不能斷矣其博識多聞特其糠粃焉耳是以君子必務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一毫不可苟一事不可缺以是而延及後嗣未有不善者矣

按至美之中有大不美者存天生美婦世不常有故出必賈禍無奈易以惑人世固有明知之而且曰佳人難再得

者嗚呼悅色之害一至此哉夫黃帝妃嫫姆齊王后無鹽皆著令德而許允之婦孔明之妻梁鴻之配雖皆貌陋甚能克相其夫又何必以明眸皓齒爲金屋之貯也至觀向母之語所娶似卽夏姬夫姬爲徵舒之母陳靈被弑當宣之十年向子伯石死於昭二十八年則向娶應在昭公初年距宣公時又歷五十餘歲姬雖美將就木焉豈有叔向復娶生子之理左氏元文謂欲娶於申公巫臣氏註言向母不欲娶夏姬之子此則近之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

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爲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

錄曰愚觀祁奚之言與今寒士之教子何以異自少而壯而冠莫不形容曲盡今人見一子弟若琬琰若瑚璉然夫誰不愛之慕之而不知其優游涵養切磋琢磨迺心何如其惓切也幸而如午至樂無紀又幸而如奚至公無嫌此父子之間恩如天地明如日月何但一軍尉哉抑觀晉之盛時若趙文子孤也而成物滋備范文子蒙也而敬讓聿崇及其衰也長

如伯魯而一辭無措強如智瑤而五賢凌人於此可驗匪特家運是關國祚實由之以繫矣

通鑑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欲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簡以授二子命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一辭求其簡已亡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爲後

錄曰趙簡子豈賢於智宣子乎宵之舍恤之置何其禍福之霄壤也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夫以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豈不能須而得之三家分晉勢不並立乃剛復自用陷於不義亡何日乎是故鞅之簡三

年而後問所謂需于郊利用恒也恤之水三版而後決所謂需于血出自穴也古人之備難至矣禍福之自求審矣

秦伐趙趙王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須之入徐趨而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后曰老婦恃輦而行復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后不和之色稍解乃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后笑曰婦人異甚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常聞媼之送燕后也持

其踵而泣祭祀則祝之必勿使反豈非爲之久長計子孫相繼爲王也邪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今媼尊長安君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有不諱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爲質於齊齊乃出師退秦

錄曰左師之悟后與四皓之安劉伊川並載程傳果同乎曰不同也夫左師之諫從容不迫出於愛媼之情始終不外其良心所謂納約自牖以通其一念之蔽者也呂后以澤而劫

弘道錄 卷之十一
九
良故良以四皓而劫帝所謂濡有衣裯以濟其一時之急者也事皆由婦人女子之私愛而家國天下之大計繫焉有識者其可溺私愛而悞大計哉

按婦人秉性執拘最難開悟况憐愛少子稍涉苦難遠離不啻身受痛楚乃左師婉曲詳說全爲長安君計深遠畧無纖毫觸忤而援師已出國危已解在國策說辭中自是入情入理非押閤譎變者比於此知天下無不可感悟之人彼諫而不入者必誠不足以動言不足以達或過激烈或傷急遽口方啟而耳已逆矣安能博其回心法語巽言當深求五諫之術可也

列女傳楚令尹孫叔敖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兒出見之母曰蛇今安在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錄曰甚矣叔敖之母之聽之聰也夫始見之辭未必其可喜也一變之間氣度自不侔矣其陰德之報未可必然而聖善之智古所未有益以信君子之立心不可殘民害物一蛇恐再况於恣人行暴乎

按叔敖方憂死不暇而母氏反預決其後之必興正信天道報施不爽妖不勝德與宋景有君人之言三而熒惑退度楚昭不移赤鳥夾日之災而不爲害同知之以理非驗之乎他也若王敬則母身爲女巫而識子之得鳴鼓角則以胞之紫色幸而中耳石勒往田聞空中鞞鐸聲以爲異而告其母母答以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是子方自負其異而母心猶慰其災比之孫母尤爲警惕人固不可以祥徵自滿亦何必以怪異自沮修身慎德安常而行之可也

趙將馬服君奢之妻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爲將其母曰括不可使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

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帛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吾計已決母曰王終遣之有不稱妾得無隨坐旣而括死軍覆母得不加誅

錄曰括之不可使將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所不知者君耳是時趙孝成止存游魂殘喘先失其是非之本心且不勝欲速無暇反而顧之自取覆軍之辱括之罪薄乎云爾

按馬服君之將善矣而括母能知爲將得失有此二種相反則亦善於將將其識過趙王百輩矣然是道也豈平素

引道金
一
二
間括從不見馬服君行事而括母不以此教誡其子乎卽此數語括能翻然深省去已之驕與私而臨事懼好謀成寧不可有功於趙光父名而慰母志哉惜括終不悟以貽憂於君親而王又先入反間之言竟不詳察母諫申戒乎括以致敗軍殺將貽羞鄰國何智獨鍾於婦人也

漢書棠邑侯陳嬰之母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有恩人稱長者秦二世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乃請嬰嬰謝不能強立之欲以爲王其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其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苟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氏敗嬰後歸漢果以功封棠邑侯

安國侯王陵之母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逮封漢王遂以兵屬之時項羽與漢爲敵計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其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畢伏劍而死陵後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

錄曰范增於是乎可愧矣夫項羽之不可輔婦人女子猶知之悲夫七十餘年之老其生也餒於陳母而亡也慙於王婦乎使增能勸羽踐入關之約存鴻溝之界則不絕項氏之祀明天亡之意迴舞劍之戈則亦不失項伯之封二者胥失之

豈其智弗若與雖然二母之見順而易亞夫之事逆而難君子處艱難亢會之際其亦幸而爲二子用成賢母之名不幸而爲亞夫徒貽後世之誚哉

史記鼂錯爲人峭直刻深文帝時以上便宜擢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數上書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文帝不聽然奇其材遷中大夫太子善錯計策及卽位用爲內史數請間言事輒聽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不便常以計欲誅錯不遂以此愈益貴遷御史大夫悉求請諸侯之罪過收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曰上初卽位爾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嘆曰劉氏安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反

錄曰史記所稱智囊有二然各有所蔽樗里子蔽於胡衍鼂錯蔽於袁盎豈其好智不好學與雖然錯之欲削諸侯庶幾國爾忘身之義翻身受戮爲天下笑疾之親重卒能全軀以歸於渭南章臺之中漢景帝反不及秦昭王亦明矣若乃錯父之見其將晚乎

按晁錯當文帝時屢上書言事帝雖善之然不見用及景帝立而以其才辯大加寵信法令多所更張申屠嘉在文帝時幾殺貴幸無比之鄧通而景帝時錯穿太上皇廟垣

嘉請誅之而帝不肯致嘉嘔血死是嘉伸於文而絀於景
錯絀於文而伸於景觀二子絀伸有異卽二帝優劣之分
也然錯旣曰智囊倖免申屠之計終罹袁盎之誅豈能預
料夫前而不遑過計夫後邪蓋其天資刻深則用智亦必
害理自非善全之道故雖號爲智而不能周其身并使其
父不保令終以自附於先幾之哲良可哀矣

河南太守嚴延年之母生五男皆至二千石人曰萬石嚴媼延
年爲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號
曰屠伯其母到洛陽適見大驚止都亭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
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以致威豈

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見壯子被
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府丞義上延年罪
十餘事下御史案驗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錄曰嗟夫嚴母之不古若也夫胎教之與三遷乃古之賢母
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果能密察延年之所存養
其不中抑其太過必使童而習之長者之風純如也壯而行
之哀矜之情咸若也苟心之無忍雖賞之不殘世顧有號稱
屠伯而可以全身者哉實受除墓之慘虛博賢智之名嚴母
之不古若信矣

京兆尹雋不疑之母慈明善教不疑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

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言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言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是母可謂永錫爾類者

錄曰愚觀雋母大異乎嚴母也夫教貴乎豫不疑知戒暴公子以太剛則折太柔則廢之道固非屠伯之比雋母慈明善教有何除墓之憂子善其名母貽其慶豈非旣明且哲乎

漢書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有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

乃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長舉孝廉爲膠東相吏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財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錄曰觀祐諫父之言其揣料人情不勝精明之至及其爲治則一本渾厚之道和氣藹如與廣漢鉤距翁歸記惡相去天淵豈智不相及哉誠有所不屑由也蓋爲國以禮居上貴寬去惡雖當如鷹鷂而比鷹鷂於鸞鳳則不必智者而知其弗如此中庸所以言溫而理與

晉書陶侃父丹母湛氏丹仕吳爲揚武將軍湛爲側室生侃而

陶氏貧紡績以資使交結勝已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至撤所卧薪自剉給其馬後侃監漁梁于潯陽以一坩鮓遺母封還責之曰爾以官物遺非惟不能益反以增吾憂矣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薦之廬江太守張夔後以軍功爲江夏太守備威儀迎母鄉里榮之

周顛父浚母李氏字絡秀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李家會其父兄他出秀聞貴人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因求爲側室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

有大益遂許之生顛及嵩謨並列顯位嘗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無所不謂得配華宗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錄曰愚觀陶士行周伯仁之母可謂敏而達矣且同出於微爲側室固不繫於世類也特以剪髮與治具之事或頗疑之夫一髮之微所值寧幾而能樂飲極歡一女之弱倉卒有幾而能屠宰畢備乎豈其賢聲素聞雖至剉髮無靳精辦素著雖兼數人不辭而後遂舉以爲實事乎若乃降精崧嶽列名

屏翰雖乃人謀實天意存焉不可得而測度之也

按古云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此雖有激之言實爲保身至論蓋膏以明白煎珠以光見剖况小有才必至殺身喜用詐必然盡術故商鞅自斃於爲法龐涓畢命乎伎能楚猿之巧鼯鼠之窮適足自殘耳阿奴碌碌此正大智若愚使人置之不論不議豈志大名重者所可髣髴乎然嵩明知碌碌可久而無能改於抗直之節者何蓋人各有性賢者能化氣質之偏而不能變本原之素卽刻意消融不免時露由抗直亦是良能非同罔之生者幸而免也

唐書貞觀二十三年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

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遂出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錄曰唐太宗之不能庇其子若孫也宜哉托孤之命未行托勣之言先入是所以教其諂也蓋帝本挾數用術長於任人而不閑於觀物故夫今日之心膂卽他日之仇讐今日之智計卽他日之禍本自以爲得而不知勣也者旣不難於事帝安在其不背密乎其始也徒以一鬚之剪爲社稷之計不知鷹犬之量更思其餘物乎其終也乃以去鞅之故智欲遺安劉之遠圖悖亦甚矣斯大有關於唐之宗社不可以一言而

忽視之也

按司馬光有言才智之士不能臨大節不可奪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本以諷神宗不可用陳升之爲相然此用人定法也夫才智士易得節操士難求而節操士必爲才智之人所陷世勳年十二便能作賊先假不背主之義以欺高祖其言雖曰耻邀富貴其實精於邀富貴之術者太宗以才智有餘目之洵足蔽其爲人然僅才智有餘烏可謂爲純臣而付以國家之重乎厥後高宗將立武氏遂良執不可世勳乃勸成之幾覆唐祚是則世勳始以術用高祖而旣售矣今太宗亦以術馭世勳世勳逆探其意卽轉

用之而又售復何憚而不再用以逢迎高宗哉太宗生平純任才智而世勳更勝一籌正如兵家能因敵間諜使反爲我用而墮其計中意欲遺子以福而適以貽禍用智如此不如不智之爲愈也

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饗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爲太子

錄曰人皆謂廬陵王之復辟唐之天下一再造也而不知造於平王之爲太子也夫震長男也若乃建成與承乾及陳王忠皆庸碌無似所謂震索索視矍矍者也至於中宗昏愚尤甚始則甘心受辱而不顧俛首廢棄而不辭終則生於憂患而不知制於妻孥而不恤所謂震遂泥未光者也以及玄宗赫然奮怒震驚羣枉之心發摠積陰之氣神堯故物不失其舊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者也觀此乃見易象之深切著明已

按震雷之象因吾心平時嘗存敬畏有震動恪恭之意若震來而虩虩則禍患無自而入卽有變故猝臨亦精神鎮

定不至倉皇失措其象如此乃明皇始也能震驚遠邇定難以安國家卒之荒淫樂佚不能常存恪恭震動以致震從外來中無張主棄宗廟以播遷委闕廷於草莽平昔所愛亦不自保則非外之震我乃我之自震也設能惕惕常如天星散落如雪之夕豈不可比美太宗哉

權臯者唐相德輿父也署安祿山從事陰察安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適祿山使獻俘京師回過福昌尉仲謨臯從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稱疾亟召謨至假爲哀哭手自殯襲旣逸而棺人無知者其母聞之慟哭祿山遂不疑許其母歸臯乃微服匿跡候其母于淇門奉之晝夜南去及渡江

引道錄 卷之十一 十一
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採訪使高適表爲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臯又變名以免德輿七歲以孝聞十五文名日大韓洄辟從事試秘書省後爲禮部尚書平章事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弘博時人以爲宗匠

錄曰愚觀權臯之陷逆窟可謂無策矣而能卒保其身以奉其親蓋不寧完節全名抑且慶鍾後裔韓洄王定常評臯可爲宰輔師保卒非空言父子貞文孝德羽儀朝行豈非明哲之君子乎

符令奇子璘初爲盧龍裨將會幽州亂奔昭義田悅拒命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日汝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奇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不行吾亦死疊尸逆地云何璘與父嚙臂別時朝廷遣馬燧討悅璘降燧悅怒責以忘義背主令奇曰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遂遇害後璘拜特進封義陽郡王復表父寬加左散騎常侍

錄曰當李愬攻淮西時元濟以董昌齡爲郟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昌齡從言而降可知狗忠卽所以爲孝若但知狗親則忠孝一無所據矣令奇之事與權臯等况臯

以術得生而令奇甘心於死乃史傳卓行取彼而舍此豈以
璘不在相位故邪

宋史曹璨曹瑋皆彬子璨沉毅多智彬以爲類已特鍾愛焉授
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瑋沉勇有謀通春秋三傳李繼遷叛諸
將數出無功太宗問誰可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
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及彬疾真宗臨視問以後事對曰臣無
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
璨不如瑋後瑋有功與彬同配饗廟廷人謂知子莫如父云

錄曰彬之右瑋也豈預期其不附丁謂與是故寧爲寇黨無
爲謂黨寇黨雖罪亦榮以其無忝所生也謂黨雖貴猶戮以

其有覲面目也蓋不惟國之楨幹其邦之司直已乎

瑋常覲趙元昊知其必叛謂樞密王醜曰在陝西日聞趙德明
常使人以馬博易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止時元昊方十餘歲
諫曰我邊人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得策又
從而殺之邊人誰肯爲我用者德明從之瑋因私念曰此子欲
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識之不得乃
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他日必爲邊患計其時正在
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醜時未以爲然後始嘆其明識

錄曰虎生三日便具食牛之氣况元昊雄毅多大畧者哉德
明以父保吉臨死之囑厭於用兵屈身臣宋然責質不入而

引道錄
表求粟亦羈縻耳非真感錦綺之恩也瑋爲將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山東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寂無人馬聲瑋御兵如此非但識乎先幾也蓋西夏猖獗由李沆主棄靈州之議而不援裴濟以致千里膏腴委之敵人資其得志雖有王醜將奈之何哉

向敏中父瑀躬親教督不假顏色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長姿表瓌碩豈弟多智曉民政居大位三十年人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罹變故終不得謝初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真宗謂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此殊命敏中應

大喜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旣至門闌寂然竟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其智畧慎重如此子五人傳正傳式傳亮傳師傳範傳亮子經女卽欽聖憲肅皇后也後累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餘孫並顯

錄曰宋之后族或以仁或以智或以勇仁而不濫智而不徼勇而不亂若彬之清介無伐是不濫也敏中豈弟多智是不徼也瓊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讀書是不亂也不知尚此而惟色之求幾何望其伉儷之益嗣續之賢哉

按人重視富貴故有新進氣銳大臣惜身之論若看破爵位本是外加之物與吾身初無增損則赴義如走丸遠惡如攻毒斷然爲之去之無瞻徇顧忌之態矣敏中大耐官職不以榮祿爲幸自當不以退斥爲憂又何艱大之不能勝邪不惟是也推此意而名位不慕則扳援希進之源必杜門無雜賓則比匪黨私之端必衰甘心恬淡則儉朴不奢之節可風胸無繫念則威福市權之弊必絕君子何患不偕登綱紀何憂不陳立太平之風可坐而致若敏中者古今能有幾人長發其祥未足云報也

呂夷簡與子公著俱拜司空平章事宋興以三公平章事者四

人而呂氏居其二士艷其榮夷簡父蒙亨卽蒙正弟也祥符間真宗封泰山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公著自少卽以治心養性爲本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智識深敏遇事善決苟利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博取衆善以爲善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司馬光亦曰每聞晦叔言便覺已語爲煩其爲人所重如此

錄曰愚觀呂許公不惟文穆知之王文正亦知之觀其一言之決雖筮龜不如正所謂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者也至正

引道金
卷之十一
三
獻公雖曰人才不欺如權衡稱物然未能燭計見效猶所謂
包承包羞者此人事關於天道而興衰得失判然見矣

按君子之學言與行並重故當言不言謂之隱不當言而
言謂之躁隱之由或鄭重以待問或剛復而難說或慮數
而見疏或遂事而不諫皆出不得已若發言一躁則駟不
及舌起羞與戎咸本乎此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贈以
言曰凡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辯博閎
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此尤出言浮薄罔顧天
理未有不上千天譴者觀於晦叔曾覺已語爲煩乎

蘇洵名二子說曰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
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
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
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又木假山記曰予家
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傷拱而
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析不傷不腐而不爲
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
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愛之而有感焉予見
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
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
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引道錄
卷之十一
三

錄曰史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患斯言豈其然哉觀老泉之所以逆料其子終身不差毫末而三峯之說比喻親切千古而下可想見其一門之內父子之間智識無可與比豈尋常知其子者同日語哉

按父之名子備於左傳衆仲命名有五之義至言不以器幣慮其因名廢禮則車馬之制以錫有功軾轍亦車中所
有此後子孫撫物思諱將奈之何然人每以大器期子子或不克自副今二蘇所就甚大任重行遠過乎所期雖覆非所屑計亦何必拘拘此哉又考古初不第命名有別卽賜姓亦有自始故仲議展氏之姓有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後世姓氏之典不行子姓蕃多百世俱蒙始族是以古有司徒司馬司空倉氏庫氏諸姓其族之貴賤繫乎職後世重閥閱用世卿仕之升舉始繫乎族亦世道之升降也今則兩法皆廢矣

歐陽修幼喪父母韓國夫人鄭氏親誨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其書字謂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
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此語

修服之終身凡斷死罪多平反平居教子弟亦以此語之

錄曰歐陽氏之父非有所求也盡已之心焉耳其母亦非有所爲也明父之志焉耳此其所不知而已獨知者冥冥之中所謂陰德莫過乎此故不必明其果報而但服之終身較之定國之預高門閭者其智量尤不侔矣

按路溫舒云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乎人死則是人本可生尚欲死之孰肯向死中求其生乎後世草菅人命不但求自安且以獄爲市致使在上之人見有爲囚聲寃者輒以受賂疑之已讞之獄旣難平反坐視其死而莫之捄尤爲仁人所不忍聞要之欲求其生非

爲邀福並非博名蓋皆出乎惻隱良知自然不能遏抑若謂積德以遺子孫便落第二義至言陰德有果報而張湯有子安世杜周有子延年豈天亦厚道待人邪故不過行乎已心之所安已耳

劉安世母有賢名及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子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不可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報國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

錄曰愚觀安世之事而嘆死生有命君子不可以不安也以
惇下之威權而濟之以凶虐人爲之甘心者衆矣不惟嶺表
不能死人而指教數四或將到而先斃或數驛而赦原後世
聞之祇增一笑若有使之然者向使母預憂禍患則直道不
顯直道不顯則母子之賢無由而彰此其蓄縮退汗曷若明
目張膽之得以無怍哉

按天道真難測度賢人君子困之死之皆足爲玉成之具
第值有知之時則崖州司戶好還之驗何其速而萊公卒
不免以喪歸則亦未全爲有知也若安世見忌惇下自知
不免苟非使者之不忍與轉運之嘔血烏能脫此二難則

亦似有使之然者故安世得免而母賢益章使母當時而
徇世俗至今何知有安世亦何知有安世之母縱使傳之
亦不能令人起敬仰也觀汝父平生欲爲而不得一語凡
屬貧寒起家者真堪掩卷流涕與東坡程太夫人願爲滂
母者更加痛定思痛矣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
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
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
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乃謂子
伯溫曰世將亂惟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溫提點成都刑獄遂

引通金 卷之十一
載家以往故得免於靖康之難

錄曰呂誨彈文出於新叅之日蘇洵辨姦作於未用之時皆易所謂知幾其神也乃杜鵑之聲無端入耳而變法之兆怵焉驚心不但察興衰於既往實能驗理亂於將來方之師曠之知鳥烏柳下之論爰居僅能占一時一國之災祥者相去倍蓰矣夫資極明睿學臻至誠自能通天地之化洞萬物之理乃命其子去危就安用能保世滋大朱子作綱目特書杜鵑鳴于洛陽蓋以表先生知幾之哲也

按邵本姬姓周太保奭食采于召在岐之境內扶風雍縣召亭是其地也武王克商大封于燕然賜姓仍其采邑故

曰召公秦漢以後汝南安陽之族加邑爲邵至康節先生由范陽徙共城又徙洛之伊水自天津橋聞鵲鳴後止隔一年安石進用引呂惠卿陳升之等閩人執政增設制置條例會計提舉官立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更戍諸法厥後用王韶開邊割棄河東地七百里界遼以啟宣和兵爭之釁當日士大夫留中土者多及於禍而子文公恪遵成命安居蜀中生子曰溥曰博紹興中高宗訪求俊乂除溥徽猷閣待制博爲秘書省郎遂家臨安宋末又分會稽餘姚昌化諸支迄今閱世三十歷年五百子孫幾數萬指較之范陽故族實大且繁遡厥淵源

弘道錄 卷之十一
豈非先生窮神達化有以佑啟我後人哉

趙方子葵范父棠少從胡宏學累以策言兵事張浚大奇之命子棫與棠交方遂從棫學舉進士後爲大帥在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葵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材爲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時淮蜀沿邊屢遭金虐每聞警遣二子與諸將偕出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力死戰以此屢獲勝一日方賞士恩不償勞衆欲爲變葵覺之徐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一言而定人稱其機警方嘗留意人材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宗政子琪後亦爲名將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爲方將以

兵禦之琪料其必闕樊城獻策於父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伏發殲其半嘗臨陣父子相失琪望敵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揮騎突陣脫之累功官京湖制置大使封吉國公

錄曰自岳雲張憲之後爲將者孰肯使其子以蹈死哉而趙葵孟琪卒以功顯爲時名將人豈可無立志乎哉方父子本儒者而能以戰爲守出奇制勝真所謂有用之學非徒托諸空言而已至於合兵民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留意人材致其死力朝廷無北顧之憂後雖有智者何能易哉

按禮樂兵農皆儒者事文武非割然兩途也近世俱曰文

臣不堪武事道學無裨實用方其坐論闕廷若真可繫南越之頸笞中行之背及乎推轂授鉞不爲殷浩譙城卽是房琯陳濤祇招辱國喪師烏能賦詩退敵於是鎗劍毛錐遂爲判不相涉至唐明皇別立武成廟奉太公爲兵法祖選古名將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日致祭取詩吉日維戊之義不知師尚父其肯竟安赴桓之血食否邪趙方父子皆遊道學之門乃其用兵名將莫過合之允文采石之捷信是仁者必勇豈得謂隨陸無武而程朱講學爲南宋積弱由之哉

弘道錄卷之十七終

此乃天象之靈也... 自古名符備十百以二八月上走日致祭... 定其不知何為父其有竟矣世有之而食否... 行遠道之門乃其用其名將長進合之在太極... 信忠仁者必得其道... 勿出之天...

